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  
第十五回 警幻仙執柯慰莽玉 臨淮神緘札諭嬌顰

話說麝月往赤霞宮去看寶玉，晴雯因黛玉處走不開，只托麝月帶話去。原要暗探黛玉的真意，卻深知黛玉細心，不敢啟口。後來，聽黛玉做就表章，從頭念了一遍，其中也有他懂得的。剛好鴛鴦來找黛玉，黛玉又叫他去請迎春，便借此溜來報信。走過窗外，正聽到寶玉和麝月說話，就插了一句嘴。麝月聽了，忙出去迎接晴雯，同進屋內。走到花■子邊，晴雯站住說道：「這往那裡進去呢？」麝月笑道：「我剛才也迷惑了，這比怡紅院還曲折呢，快跟我來罷。」二人攜手進去。晴雯見著寶玉，拉住手，也是淚流滿面，說道：「我想不到還有見著你的日子！」寶玉道：「我留著好東西給你呢。」說著，從裡衣上解下一個錦囊，晴雯接過，以為是什麼奇珍異寶。

及至打開一看，就是他自己咬下來的指甲，便說道：「這東西你還帶著呢！」寶玉道：「我一直做和尚、做道士，也沒丟下牠呀！」晴雯淚剛止住，聽見這話眼圈兒又紅了。麝月從旁邊瞧出，拿話岔他道：「你害臊不肯來的，怎麼也來了？」晴雯啞了一口，道：「扯淡！我害什麼臊呢？擔了那虛名兒，要害臊早就臊死了！剛才怕林姑娘找我，可巧鴛鴦姐姐來了，叫我去請二姑娘，我可不就溜了麼！」

寶玉忙問道：「林姑娘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難道他還恨我不成。」晴雯道：「起先是有點恨你，那回，我央及他講那《芙蓉誅》他就很不樂意，還說是『你們的寶二爺』。你想想：這是什麼口氣？後來，二奶奶他們來了，說了那些情形，他倒都聽得進去。這回，我也疑惑是恨你，剛才聽他念那表章，我雖不大懂得，好像有『父母之命』四個字。若是為這個，可就難了！知道姑老爺、姑太太如今在那裡呢？」麝月道：「我想姑老爺、姑太太也脫不過那陰司去，二爺明兒托警幻仙姑打聽姑老爺的下落，請他走一趟，做個大媒，還有個不成的麼？」

寶玉大喜道：「這真虧你想得到，明兒仙姑必來回話，我就和他說去。」

晴雯打量了寶玉一回，笑道：「二爺出了一回家，倒養胖了。只是做了和尚，又做道士，如今又要娶親，若傳出去不是個笑話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出家的時候，也只想尋著林妹妹，說明了我的冤枉。那裡是這個意思呢？」晴雯又問起大荒山情形，寶玉大致說了。三人又談些舊話。

晴雯忽對麝月道：「咱們只顧說話，那邊還等著二姑娘呢。我要走了，這裡道兒不熟，你送送我。」又對寶玉道：「二爺明天見罷，有什麼信息，我再來。」麝月笑道：「來不來由你，既來了可不放你走啦。你在暖閣裡服侍二爺慣了的，我去替你請二姑娘去。」說著，便匆匆跑了出去。晴雯急了，嘴裡喊著「麝月這蹄子」，連忙也追了出去。寶玉忙道：「這裡生地方，別絆著摔一交，叫他們笑話。」二人那裡聽見。那晚上，不知那個回來服侍寶玉。

次日黎明，寶玉起來梳洗了，便去朝見元妃，元妃自有一番慰問。回至赤霞宮，見前院榴花燦如雲錦，忙喚麝月同到花下徘徊玩賞。此時，晨曦初上，曉霧未收，那榴花紅得更足：

也有並蒂的，也有重台的，也有一蒂三花的，各自爭奇鬥豔。

寶玉彩著一枝並蒂的，給麝月簪在鬢上，麝月瞧著寶玉微笑。

正要回轉內院，只見警幻仙姑款款行來，見了寶玉，笑道：

「侍者清興不淺。」寶玉忙迎著見禮道：「正要奉訪，不料姐姐倒先來了。」麝月上前向警幻行禮，警幻對他一笑。三人同至廳屋坐下。警幻道：「昨天見了絳珠，傳述玉旨，他卻有一番固執。侍者諒有所聞。」寶玉道：「依我揣想，瀟湘妃子一生孤苦，此事未承親命，不免觸起庭闈之戀，這也是他的孝思。」

「警幻道：「侍者果然是他的知己。只是他要抗章玉闕，這便如何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他的表章必是奉煩轉奏，姐姐原可暫緩置之。我倒要姐姐代訪家姑丈林公的下落，替我們做個蹇修。」

萬一林公不允，我再親去拜求，想承見許。」警幻道：「這卻無待訪求，我那回見到神版，知林公因居官清正，現任臨淮府城隍之職。只是素昧平生，未免唐突。」

寶玉見警幻為難，便拜了下去。警幻連忙答拜，說道：「侍者見委，非敢推辭。我想此間貴府親眷，必有見過林公夫婦的，同往執柯，庶不辱命。」寶玉喜道：「姐姐高見，深合鄙懷。」當下，首先想起鳳姐，可惜他尚滯幽冥。此外屈指算去，只有迎春，又恐他拙於語言。還是麝月提起鴛鴦來，寶玉、警幻都道：「眼面前的倒忘了他。若他們二人同去，更好說話。」計議定了，警幻又道：「那兩處便請侍者接洽，何日啟行，我且聽信罷。」說畢，就要告辭。

寶玉送他至宮門外，正要去尋迎春，一面叫麝月去請鴛鴦，也到迎春處商議。事有湊巧，迎春帶著司棋已向赤霞宮而來，在門外遇著。麝月眼尖，指與寶玉看道：「那來的不是二姑娘麼？」寶玉迎上前去，叫聲「二姐姐！」迎春正走著路，冷不防倒吃了一驚，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們往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正要去尋二姐姐呢！」迎春道：「我那裡屋子窄，人又多，還是這裡好說話兒。」一路說著話，已穿過廳房，直至內室坐定。

迎春見此間鋪墊陳設非常富麗，歎道：「不料同到太虛，尚有仙凡之別！」想起自己生前的苦處，不免向寶玉訴說一番。寶玉道：「我那回聽見二姐姐受的委屈，就哭了好幾場，要太太把你接回來，再也別放你去。太太不但不聽，還說我是孩子話。若依了我，好多著呢！」迎春又問寶玉見過元妃沒有？又問他這幾年的經歷，寶玉一一回答。

正說著話，麝月已接了鴛鴦回來。寶玉因他身殉賈母，分外敬重，也照姐妹相待。將自己入山修道，以至玉旨賜婚，都和鴛鴦說了。又說到警幻要他二人同去做媒，迎春道：「從前見姑媽的時候，我還小呢，只怕姑媽也不記得了；再則，我到了這裡，從沒出過遠門，就要去怎麼去呢？」鴛鴦聽他這樣模稜的話，不免暗笑。忙接著說道：「二姑娘儘管去，什麼事都有我呢。我也有我的意思：一則，把這件好事辦成了，也算補了老太太的缺憾；二則，見了姑老爺姑太太，打聽著老太太的下落，我還要找他老人家去呢！」寶玉連忙走過來，向迎春、鴛鴦各作了一揖，道：「這件事全仗姐姐成全。」鴛鴦道：「小爺，你不用管了。回頭我去找仙姑，和他商定日期，我們說走就走了。你只聽喜信兒罷。」果然他們去後，一兩日內便同往臨淮去了。

看官：你道黛玉這番抗表辭婚，又是什麼意思呢？他自小與寶玉耳鬢廝磨，密愛輕憐，就存一種說不出來的心事，死去活來，都是為此。一旦天公作美，由離復合，也應該轉悲成喜才是。卻因他那回想起父母早亡，至今不得見面，心中無限感痛。後來，也聽見警幻說過林如海現做城隍，懸念之心，因此更切。這番見了玉旨，雖然是夙願所存，究竟怨恨寶玉的心，未免還留些影子，又覺得這件事來得鶻突。繼又想起他的父母，心想借此請命，或許容他得見一面。這幾層也都是說不出口的，所以警幻問他隱衷，只可支吾不答。有時，也記掛著寶玉，借事打發晴雯出去，暗中便是放他去安慰怡紅公子的。那晴雯那裡知道？

這兩天，黛玉見迎春、鴛鴦沒來，又聽說他們同警幻出了遠門，也猜到是為著此事，卻不便說得。每日悶著，只撫琴觀書自遣。有時歪在他常坐的湘妃榻上，思前想後，傷心落淚。

晴雯金釧兒見他如此，時常想出話來替他解悶，也間或借話勸慰他，總沒打著黛玉的心事。

那天，正是林如海的冥壽，黛玉追想：從前在鹽院衙門裡，必然要傳兩班戲，擺幾十席酒，那些鹽商納總以及淮揚紳富，搶先送禮慶壽，何等熱鬧。黛玉彼時雖小，卻還記得。如今如海身後蕭條，又沒有承祧之子，恐怕連忌辰家祭也沒人管了。

想到這裡，更增悲感。便把幾上父丁鼎濃濃的■了名香，叫晴釧等收拾些果品，無非雪藕、冰桃、交梨、火棗之類，也擺了大半桌子，自己肅誠跪拜。默祝了一番，然後起來，歪在榻上歇息，還不斷的落淚！心想父親已成了神，我此番意思不知能否達到？

又想起那年在瀟湘館私祭，還有寶玉來安慰我！如今他來了這幾天，總見不著我，不知怎麼樣難過呢？

正在幽感纏綿，晴雯忽從前院進來道：「姑娘快去瞧瞧罷，那仙草要開花了！」黛玉也覺稀罕，便同他緩步出去，走到白玉欄邊。金釧兒正拿瓊壺的仙露，繞欄灑，笑道：「姑娘，你看這花骨朵，碧綠的帶點淺紅，才好看呢？」原來那花蕊也似建蘭抽箭，卻比蘭花朵兒較大，尖上微帶紅色。此時含苞未吐，又似小小荷蕊。也有一兩瓣伸開的，銜著露珠，分外滋潤。

才至欄前，已聞見陣陣的清香。那一面靠著黛玉的，嫵娜迎人，翩躚欲舞，更有形容不出的姿態。黛玉細細賞玩一番，心想來了這幾年，一直沒見他開花，此時忽然開了，莫非是應在喜事上。只是我若不遇著父母，如何能辦喜事呢？回到房裡，已是掌燈時候，想做幾句詩賞那奇花，無奈心緒紛亂，總沉不下去。

直至枕上，尚自凝思！

一宿易過，到第二天，警幻和迎春、鴛鴦便已從臨淮帶了如海家信回來。原來迎春等隨著警幻乘雲飛舉，當天就到了臨淮，尋著城隍衙門。那些號房差役詢知是賈夫人的內親，不敢怠慢，即時通報。賈夫人懸念母家，聽說賈府人來，非常歡喜，即命人接進內衙。迎春、鴛鴦先上前拜見。賈夫人雖是多年不見，看那面龐大譜都還認得，連忙扶起。迎春又替警幻仙姑介紹了，彼此不免說些客套。賈夫人聞知黛玉現居幻境，都是警幻攜帶，更致感謝。

後來，說到玉旨賜婚及黛玉上表陳情，賈夫人也有些誤會，說道：「這也怪不得這傻丫頭為難，那寶玉不是娶過薛姑娘的麼？叫我們姑娘算什麼呢？」虧得鴛鴦說明：幽明兩界，各是一事。況且，寶玉為了林姑娘當了和尚，又當道士，苦心修持，感動玉帝，才有此番敕旨。賈夫人這才恍然！便命人請了林公進來，大家又見了禮。慢慢的提到此事，林公是尊重玉旨的，說道：「寶玉已證仙班，又是自小在一塊兒的，這親事還有什麼說的？況且是玉帝敕旨，豈可抗違，這孩子也太固執了。」迎春道：「我看妹妹的意思，總要姑老爺、姑太太有信去，他才肯聽呢！」鴛鴦道：「今兒我們是專誠求婚來的，仙姑是大媒，我跟二姑娘是替寶玉求親的，姑老爺、姑太太賞我們一個小臉罷。」說著，迎春、鴛鴦便同拜下去。賈夫人連忙扶起道：「我們姑娘在外婆家長大的，全虧姐姐們照應，他那小心眼兒，還有什麼不知道的？等我和姑老爺寫信去就是了。」鴛鴦從衣襟內拿出一塊漢玉，形似甜瓜，色有紅暈，說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給寶玉的，留在姑太太這邊，就算我們的聘禮罷。」說著，便遞與賈夫人。賈夫人也拿出一塊漢玉瑁，說是從前榮國公給姑老爺的，作為回禮。

那晚上款待警幻仙姑，住在內花園。迎春、鴛鴦便住在上房，陪著賈夫人談些舊事。鴛鴦問起賈母，賈夫人說是在陰間榮國府，和老太爺一起住著。又因為眼前就是林公的生日，留他們多住了兩天，這才寫信帶了回來。

迎春、鴛鴦回到太虛幻境，先往赤霞宮告知寶玉，好叫他放心。然後到黛玉處，一見面就向黛玉道喜。黛玉還以為他們是提親來的，只繃著臉一言不發。鴛鴦又道：「林姑娘，你還不該請請我們麼？姑老爺、姑太太多少年沒有信，如今剛有平安家信來了，這不是天大的喜事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你們哄我呢，那裡來的家信喲！」迎春取出袖中錦封，向黛玉一晃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？你不信就別看。」

黛玉搶過來一看，見那信封面上「黛玉手拆」四字，宛然林公手跡，不覺呆了！那眼淚似斷線的珠子一般，撲簌簌滾了下來！晴雯道：「姑娘看信喲！」這才提醒黛玉，拆取信箋，從頭細看。寫的是：

迎姑娘遠來，知汝近況，甚慰。汝父奉職舊治，母亦在署，一切安適。每念吾兒，輒復耿耿，今乃釋然。姻事上叨玉旨，良愜我懷，敬戒勿違。是所至囑。某月某日父自淮署寄。

也是林公親筆。後面賈夫人又附寫了兩句，意思大致相同。

黛玉看完，更自掩面嗚咽！大家勸慰不住，鴛鴦笑道：「林姑娘，我們去了兩三天，看了不少的熱鬧呢。昨兒是姑老爺的生日，那臨淮城鄉百姓，老老少少都來拜壽。有些老婆子、小媳婦還到後衙來見姑太太。又有一班人用亮轎把姑老爺抬了出去，前頭金瓜玉斧，旗傘提爐，還有許多執事，都是用香花紮的。

又有一班一班的戲，一層一層的台閣，我們從來沒見過的，這回可開了眼啦！」黛玉聽了，才破涕為笑。晴雯道：「警幻仙姑回來了沒有？怎麼他沒來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剛才同在寶二爺那裡，他有事先回去了。」晴雯道：「寶二爺也可憐，這兩天等你們沒有消息，不知多麼著急呢？」

黛玉瞧了他一眼！鴛鴦趁此說道：「寶二爺來了這幾天了，他急著要見見姑娘。本來都是見慣了的，明兒我同著他來，姑娘先見見他好不好？」黛玉仍舊不應，那臉上泛起紅雲，似有羞澀之態。鴛鴦也不敢再說下去，又說了一回閒話，方同迎春去了。

過一天，警幻至絳珠宮，便催著晴雯、金釧兒替黛玉添制衣飾家具，又約了幾個仙女來幫著料理。黛玉佯作不知，任他們如何忙碌，總不過問。

此時赤霞宮更忙得不得了，那後院九間精室便做新房，都重新油飾裝設起來，真是堆錦為屏，涂椒作壁，爐添鵲尾，鏡展鴛函，窗上糊的茜色煙羅，地上鋪的金紋繡（袞刻）。麝月和幾個侍女，都趕得手忙腳亂。寶玉又請迎春、鴛鴦同來照料，把那工字院的北廳另收拾出來，給他二人暫住。迎春向來不諳瑣務，只幫著過目而已。元妃也時常打發太監宮女們出來，問短些什麼，只管向那邊宮裡去取。寶玉只說都都有了。

有時，寶玉急於要見林妹妹，磨著鴛鴦領他回去。鴛鴦被他磨急了便道：「小爺，你急的什麼？橫豎過兩天就要娶來的。那裡有做新郎的等不及，跑到新娘子家裡去呢？」大家聽得都笑了。寶玉沒法，只可忍耐。晴雯兩面往來。把黛玉一舉一動都告訴與他。也就不疑惑黛玉有什麼怨恨，心中卻另有一種癡想。他想到那回娶寶釵的時候，大家都說娶的是林姑娘，直到拜堂，還瞧見林妹妹扶著雪雁呢！不料，一轉眼間，便換了樣子。這回雖然說得很好，究竟沒見著林妹妹，不要臨時又有什麼變局。這是他喜極生疑，所以有此過慮，說來可笑，卻也可憐！

那日，迎春、鴛鴦因佳期在即，這邊佈置大致齊備，想往絳珠宮去看黛玉。剛走至宮門，偏遇著四個宮女，奉元妃之命來頒賜物品，只得折回款待。那賞品是：白玉和合仙一座，金蓮龍鳳燭一對，紫金如意雙柄，各色宮錦十端；另有嵌寶金冠一頂，繡蟒大紅箭袖長袍一件，石青八團倭緞排穗褂一件，青緞綠縫粉底朝靴一雙，都合著寶玉的身量尺寸。原來元妃因他曾經出家，恐怕吉日衣裝不備，特為趕出來給他拜堂用的。那宮女領了茶酒賞封，向寶玉謝賞，說道：「娘娘明兒還要親自來呢。」寶玉和迎春等都道：「千萬不要勞動鳳駕。」等他們走後，迎春、鴛鴦方去看黛玉，及至絳珠宮門前，望見人山人海，不敢進去。問了旁邊的仙女，方知正是玉敕下降之辰。遠遠望去，有五彩鳳銜著敕書，從雲中飛下。警幻仙姑引著黛玉，在白石欄前跪接。許多太虛幻境的仙女，有認識的，有不認識的，都在那裡瞻仰。密密層層，直成了一片粉圍香陣。那彩鳳飛近香案前頭，警幻趕前兩步忙將天書接過，展開朗讀。迎春、鴛鴦隔得稍遠，只聽個大概：先是獎慰黛玉的孝思，接著說明前後的因果。又頒下十樣天珍以為寶品，在俗家就算是添妝的。警幻剛剛念完，那彩鳳一聲和鳴，便飛入雲端去了。這裡眾人陸續散盡。

迎春、鴛鴦剛要進去，迎面遇見尤家姐妹，也是來向黛玉道賀的。一路說笑，同至內院。晴雯先瞧見了，邀他們至堂屋坐下，說道：「二奶奶，三姨兒，好久沒來了。」尤二姐道：「我本來就懶，這一向又不太舒服，總沒得出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林姑娘呢？」晴雯向裡間一努嘴。少時，金釧兒攙了黛玉出來，已換了新妝，含羞相見，更形嬌怯。大家都向他道賀，黛玉凝波欲語，卻又咽住。尤二姐道：「二姐姐和鴛鴦姐姐這一向可真忙了！」迎春道：「我那裡會料理這些事呢？寶兄弟再三央及我，只好應個名兒。全仗著鴛鴦姐姐呢！」鴛鴦道：「新二奶奶，明兒可早點到那邊去，你也是嫂子的分兒，好意思不幫點忙麼？」尤二姐道：「我也是跟二姐姐似的，這些事都不太懂得。明兒一定早去，替陪陪客，還對付得了。」鴛鴦又向尤三姐道：「柳二爺來了，就住在寶二爺那裡，三姨兒見過了沒有？」尤三姐道：「他不來找我，我還去找他麼？只當還了他的命債就完了！」鴛鴦道：「這可別怪他，他這兩天也替寶二爺幫忙呢。寶二爺說起你們的事，他萬分抱疚。」

還托我致意，三姨兒，無論如何他一定把你們的事給團圓上，只當贖他的罪過，三姨兒也不要介意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那也是姓柳的耳朵軟，眼睛不認得人。能怪寶二爺麼？」

晴雯恐怕他們說僵，忙打岔道：「外頭那仙草開了花，你們瞧見了沒有？」鴛鴦道：「我們只顧瞧熱鬧，就沒有留神。」晴雯道：「你們來得正巧，今兒晚上，警幻仙姑約著眾仙女來賞花，還備了酒宴，也是替林姑娘湊熱鬧的意思。等一會，咱們一塊兒出去看看。」尤二姐道：「這花開得也巧，我來了這些日子，總沒見他開過花。這兩天趕著開了，不也是替林姑娘湊熱鬧麼？」黛玉聽了，更不好意思。

大家閒談至晚，只聽得簾外有人說話，好像是警幻的聲音。

金釧兒攙著黛玉出迎。警幻道：「客到了不少啦，他們都要見瀟湘妃子呢！」黛玉和眾人只可隨同出去。見那朱油門內，白石欄前，滿鋪著孔雀織成的翠金縷，上面一層層的錦茵玉幾。

有許多的仙子，都在那裡看花遊戲。明珠翠羽，霧鬢風鬟，說不盡的風華綺麗。見黛玉出來，都向他道賀。也有曾共往還，或在警幻處見過的，握手傾談，更顯得親熱。黛玉請問眾仙姓名，有的說是圓夢仙姑，有的說是諧情大士，有的說是祛愁金女，有的說是蠲恨菩提，原來都是他們的道號，一時也不能全記。周旋了一會，各自就坐。便有侍女們就各人玉幾之上擺設珍肴精饌。杯箸外各有一把自斟壺，滿泛瓊漿，濃傾玉液。

此時，玉欄內仙草著花，有半開的，有初開的，一多半是含蕊的。映著五彩的霞光燈，喜氣盈盈，妙香裊裊。席間，警幻仙姑舉著萬盞同杯的酒，含笑向眾仙子道：「明日便是瀟湘妃子釐降之期，恰好名卉敷芳，群仙齊集。良辰盛事，不可無歌舞揄揚。因此，愚妹教那些舞女歌姬，按著宮商，譜了幾支新曲，聊以助興。不要見笑。」說罷，就傳了一隊紅裳翠袂的女子上來。警幻吩咐道：「你們就把新制《紅樓夢》的曲子演來，請各位仙姑們賞鑑賞鑒。」那些女子同聲應了。各自長袖回攏，纖腰徐舞，一面按起銀箏檀板，引著歌聲，從頭唱來。

唱的是：

(引子)地辟天開，靈根早在，便結就意蕊情胎。補天心，撥雲手，耐閒時沒處安排。因此上，翻出鑲金補玉的紅樓界。

(悟前因)什麼是金玉緣真？什麼是木石盟深？算起來兩般誤坐前生果，卻不道一樣聯成此日因。歎人間鸞顛鳳倒皆天定，要看到珠聯璧合攜手上蓉城。

(相見歡)一個是人世共姜，一個是仙界蘭香。若說尹和邢，當年如何接孟光；若說娥與英，如何兩地各參商？休妒他花中偶，休怨他月中嬌。只心頭這一點情苗兒，總有個比翼連枝、人間天上。

正唱著，又有一班侍女，把《紅樓夢曲子》的印本分給大家。一面翻閱，一面細聽。更覺字字入耳，音韻悠揚。只聽那女子接續唱道：

(夢榮華)報君恩未了，望深宮又渺，一霎時把富貴空拋。

引鸞漱仙山縹緲，聽鶉聲故國飄搖。說那釵盟誓何人曉？但祝鼎祚天長，儂家呵！不恨蒲柳凋零早。

(巾幗英)年時遠嫁隔千山。甚月滿花濃，今番重見。要整頓家園，助兒夫還把珠鈴展。自古天機隨轉燭，人事有循環。

生男成底事？畢竟讓紅顏。笑老蚌枉刁鑽！

(幻中仙)恁匆匆寡鵲歎伶俜，枉負了綺羅豪，都成冰冷。

算虧他風襟瀟灑心懷定，重領略清磬寒燈。這般情境，好一似綺夢三春容易醒。料理那酒社詩盟，消磨的月夜花晨，全換了少年時蝶圍蜂陣。終久是仙骨通靈，跨鳳飛升。這是仙囊中絕代雲英，何用證雙星。

(解脫禪)好潔志難酬，孤龕冷似秋，偏生成慧性靈機透。

任憑你佛火幾生修，對俗雙眉皺。卻不料風波生頃刻。覷面是冤仇。可歎那投泥污了珍瓏玉，倒變了墜園花枝寂寞愁。到頭來，還虧得多情公子來營救，依舊是仙山寶樹長生就，補還你檻外嵯峨白玉樓。

(貪狼報)中山狼，無情種，那曉得惜翠憐紅？任憑他驕淫作孽千般重，只要那冥冥留眼如張網，終有個了收場似轉蓬。

問神奸巨慝，何苦逞頑凶！

(回頭岸)把那風光看賤，千紅萬紫總如煙。把那浮榮打透，只剩了黃檗枯禪。試看到朱邸斜陽後，名園野草前，這其間多少悲歡恩怨？何況是空房獨夜人嗚咽，疏簾幽語鬼纏綿！早拚著逃空入定無沾戀。誰曉得似真似幻原無世，疑是疑非別有天。

也一般虛無樓閣三神見，聞說道芙蓉宮闕五雲邊，早留個樓元殿。

(拔泥犁)心機用盡待如何？大數定誰容逃過。聰明生是累，冤孽死偏多。狹路重重，也拚著泥犁萬劫劫苦消磨。受盡了冷冰冰九地風，吹醒了巧營營一生夢。晃悠悠似轉葉回柯，羞答答向人難躲。呀！半空飛下救星來，這還是和平果。

(收餘福)收餘福，收餘福，托命耕耙；夢朱門，夢朱門，一例空花。幸才郎也掛烏紗，還勝似伍卑回走草莽的涇陽棗華。

才悟天緣前定，休要嗟呀。

(轉陽春)夢裡華年，看佳兒宮錦朝天，那晚韶華如今才轉。

且漫提荻字熊丸，只這勸官箴，申母訓，也費不盡手中慈線。

雖說是古來將相總徒然，也全仗積德在人先。氣昂昂多繡蟬媽，名赫赫身馳鞞簡，光燦燦雀■名宣，顯巍巍中興位占。博高堂捧誥一開顏，也只是遇著好時光，留幾篇佳傳。

(好事永)香閣漏盡話榮寧，計■嘗，問弦誦，都是興家的根本。天都跌宕超前劫，世業綢繆衍舊禎，成敗總由情。

(景運降中天)浩浩的情字無垠，坦坦的情天無徑。有情永永長生，無情的明明報應。欠債的債要償，欠命的命要盡。

秋悲春怨鎖瀾除，蘭因絮果須憑信。從今袖手讓媧皇，更無缺憾煩伊調整。太虛裡寶月常圓，神霄裡更駐了真景。好收盡萬匯向春台，還了我白茫茫大地無劫影。

眾人領略了半天，那舞的各各驚鴻游龍之態；歌的珠喉宛轉，一唱三歎，更有繞樑裂石之奇。各各驚歎，只不甚解曲中之意。

迎春細看那曲本，似乎說的是賈府之事，卻捉摸不透。心想：只有黛玉或能索解，偏他今兒是新娘子，不便向他煩絮。

未免悶悶。

直至夜漏轉午，北斗微斜，警幻道：「明兒還有事呢，咱們散了罷，別叫主人累著。」眾仙女這才紛紛散去。黛玉要留迎春、鴛鴦住下，二人都道：「只怕那邊還有事呢！」不知次日嘉禮如何熱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